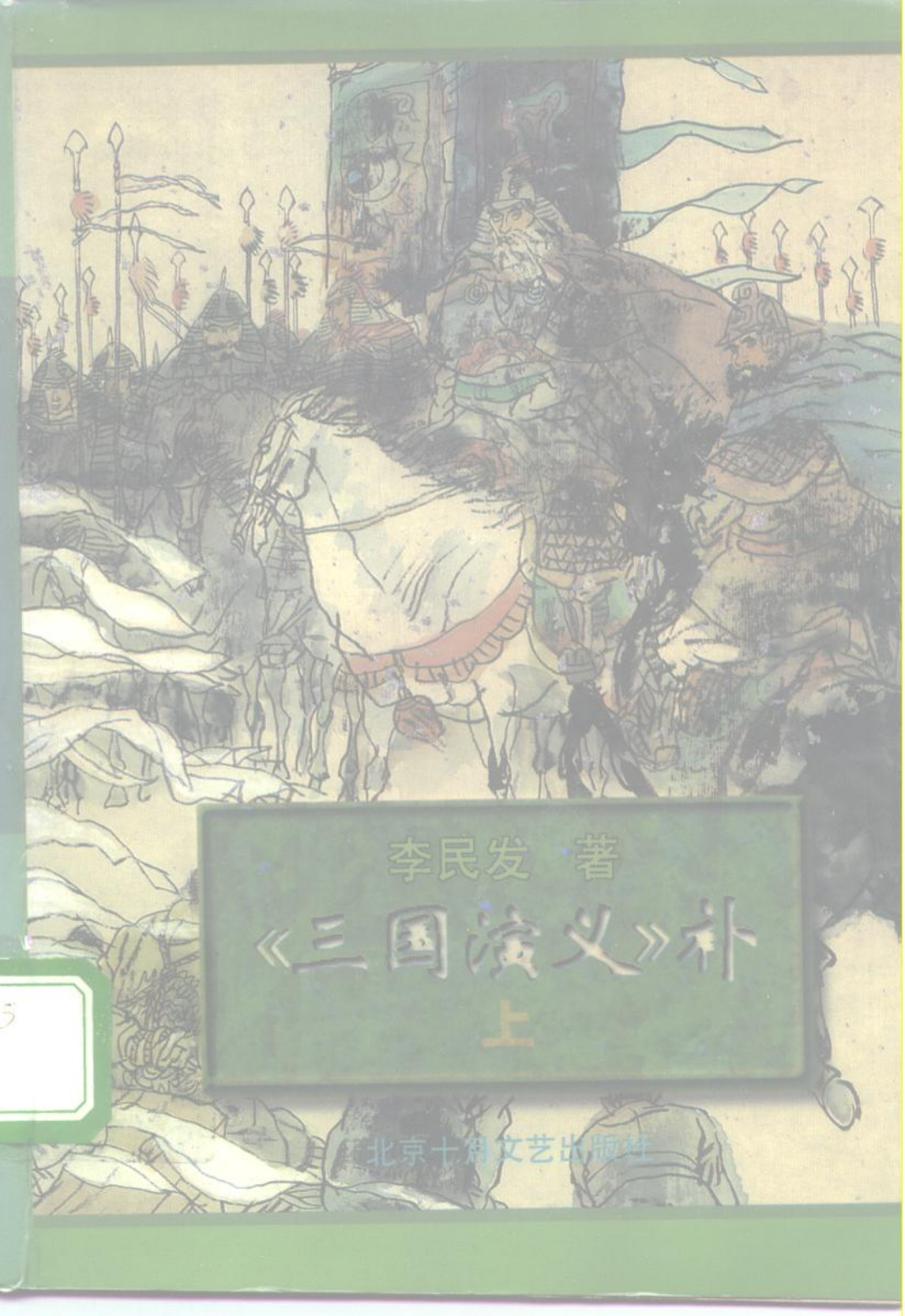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民发 著

《三国演义》补
上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李民发 著

《三国演义》补

上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李民发 著

《三国演义》补
下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三国演义》补/李民发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1996

ISBN 7-5302-0435-1

I. 三… II. 李… III. 历史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3138 号

《三国演义》补(上、下)

SANGUO YANYI BU

李民发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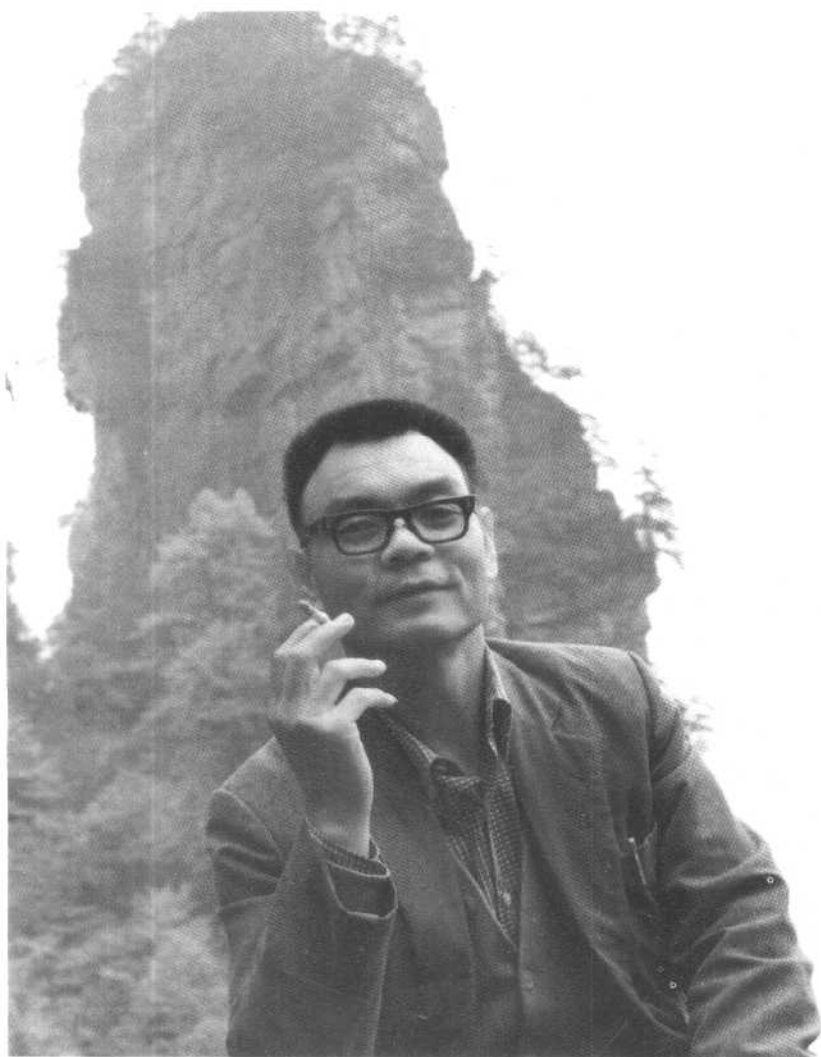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3.375 印张 564000 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-5302-0435-1
I · 421 定价:30.00 元



作者近照

作 者 自 白

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,将我震落在那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。故乡的五谷杂粮把我养育成人,并给了我一副还算健壮的身体和不算愚笨的头脑。中学时代,我酷爱数理化,幻想着做一名科学家。然而因家境贫寒,身为长子的我,初中毕业后便无法再继续求学,只得早早地去谋生路,当了十年与铁和火打交道的“领导阶级”。临近“而立之年”,我有幸搭上了一趟“末班车”,当了四年“爸爸大学生”。一张大学文凭,换来个编辑的头衔,成年累月舞弄着朱笔为人“做嫁衣”……

现实生活可以改变人的一切,时过境迁之后,我竟然改变了初衷,自觉不自觉地跳进了舞文弄墨的苦海之中,而且一扑腾就是二十余年,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,一言难尽,不可名状。也许是歪打正着吧,不知不觉中,我居然折腾出了两部长篇小说、五部中篇小说和数十篇散文、短篇小说、文学评论等文章,有近二百万字变成了铅字,见诸书籍报刊,而换来的却是额头变秃、两鬓染霜……

如今,我早过“不惑之年”,自知“苦海虽无边,回头亦无岸”,只好破罐子破摔,继续在苦不堪言的文学之海中尽力挣扎,直至耗完心血,油尽灯灭,无悔无恨。但愿上苍垂怜,暗中助我一臂之力,阿弥陀佛!

李民发

1995.7.28 于兰州

公元二百六十二年的一个冬夜。

喧闹了一天的沓中地区逐渐安静了下来，连绵数十里的蜀汉军队的大营已经火熄灯灭，笼罩在一片浓重而寒冷的夜色之中，失去了白日的威风 and 杀气。那顶顶数不清的军帐，有的组成米字形，有的拼成梅花状，有的摆成摇头绞尾的长蛇，有的排成整齐规则的雁阵……星罗棋布地坐落在白水两岸，好似一盘经过高明的棋手精心布成的棋局，隔着“楚河汉界”遥相呼应，对方若要吃掉其中的任何一颗棋子，立即便会陷入重围，难以脱身。

白水已进入枯水季节，失去了夏季那种波澜壮阔、奔腾咆哮的气势，显得十分温顺。河面比洪水时窄了许多，河水也比洪水时清了许多，仿佛一条淡蓝色的丝带，在一座座营寨中飘过。清澈见底的河水，缓缓地流淌着，轻轻拍击着两岸并在蚕食着它的薄冰，冲击着河床中奇形怪状的鹅卵石，发出低沉的响声，犹如一把巨大无比的独弦琴，无休无止地弹奏着一支舒缓的古曲。河两岸的座座营寨之中，不时传来巡夜打更兵士的脚步声和刁斗声，像是在给白水打着节拍，使它的弹奏变得有板有眼。

DQ54/23

河谷的南北两面，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，将沓中地区紧箍在其中。它们好像两群伏卧的猛虎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河谷地带的几万蜀汉将士，似乎随时都想吞掉他们，以解腹中之饥；又好似两只守门的巨型石狮，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四周，尽心竭力地保护着这支蜀汉的精锐之师。而那一座座高耸的山峰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，酷似两排白发苍苍、正襟危坐的老翁，默默地注视着面前所发生的一切，是祈祷、祝福，还是诅咒？也许它们早就被漫长的岁月和无情的历史磨砺得麻木了，对面前的一切根本就无动于衷！

夜深了，镰刀般的残月斜挂在西天上，仿佛一盆行将燃尽的炭火，散发着最后的一点光和热，然后慢慢地暗淡下去，消失在夜空中。河谷中白天从太阳那里获得的一些热量已经散尽，沓中地区弥漫着一层薄雾。夜风挟裹着西部高原的寒气，钻进每一座营寨和每一顶军帐。薄雾慢慢凝结成霜花，洒落在军帐顶上，悬挂在巡夜打更兵士的眉峰……

在河谷地带的中部，白水转了个弯，形成了一个大S。在河湾处，扎着一座梅花状的营寨。在这朵大“梅花”的中央，是一顶比其他军帐要大得多的帐篷。这就是这支军队的主将、也是蜀汉军队的统帅姜维、姜伯约的中军大帐。

按理说，一国兵马统帅的中军大帐，应该是十分气派的、富丽堂皇的。然而，这个大帐里却异常简陋。一个用干草打成的、和普通兵士一模一样的地铺，摆在大帐后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。所不同的是，地铺的一头摆着两只竹编的书籍，地铺的另一头插着一杆长枪，长枪上挂着一套银色的盔甲。大帐的中央，摆着一张白木板拼成的长条案子。长案上放着一盏油灯，摊着一张行军作战用的地图。长案的前面，是十几截水桶粗细的圆木墩子，排成两行。除这些之外，大帐之内别无他物，显得空空荡荡的。

此刻，年已花甲的蜀汉大将军姜维，身穿便装，正坐在一截木墩之上，俯身在长案上，聚精会神地读书。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他那魁梧的身躯和黑苍苍的脸膛，猛一瞧，恰似一尊青铜雕像，威严之中也流露出几分悲凉。

岁月真是无情啊！三十多年前，当蜀汉丞相诸葛亮挥师一出祁山攻打陇右时，姜维还是魏国天水郡的一名年轻有为、风姿翩翩的参军，因为上司的嫉妒和猜疑，使他有国难投，有家难归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归顺了诸葛亮。幸运的是，对于他这么一员走投无路才归顺的降将，诸葛亮却是十分赏识和信任，不仅委以重任，而且进行言传身教，将自己的平生所学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。在诸葛亮的教诲之下，他无论文韬还是武略，都大为长进，很快便成为蜀汉军队将领中的佼佼者和诸葛亮的得力助手。诸葛亮积劳成疾而病逝五丈原之后，他就成为蜀汉军队的重要支柱之一。后又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累累战功，被擢升为蜀汉的大将军，成了继诸葛亮、蒋琬和费祎之后的第四位蜀汉军队的统帅。

对于已故的丞相诸葛亮，姜维有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感情。这其中，既有晚辈对长辈的敬重之情，也有学生对老师的崇拜之情。他感激诸葛亮的教诲之恩，敬佩诸葛亮的高风亮节，决心以诸葛亮为楷模，为复兴汉室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

为实现诸葛亮生前制定的“巩固汉中，夺取陇右，进而吞并关中，扫平中原，恢复汉室”的战略目标，姜维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顶着种种压力，甚至猜疑、诋毁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率兵东征西战，风餐露宿，出入于关陇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。大半辈子金戈铁马、出生入死的征战生涯，无数次刀枪碰撞、血染盔甲的激烈战斗，几十度春秋交替、雨雪侵袭的艰难岁月，使当年英姿勃发的年轻参军，变成了须发斑白、皱纹纵横的沙场老将。那根根如银似雪的须发，是他呕心沥血的真实记录；那

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，是他戎马倥偬的可靠见证。

姜维虽然老了，可他壮志未衰，初衷没改，依然在为复兴汉室而日夜操劳。前不久，他欲乘魏军分散到陇右各地抢收秋粮之机，亲率一万精兵出沓中，翻越牛头山，渡过洮水河，直赴洮阳城，先夺取魏军囤积在那里的粮草，继而顺洮水而下，直捣狄道，一举击败他多年的老对手——魏国的征西将军邓艾，接着抢占陇右地区，形成对关中地区的月牙形包围……岂料，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对此早有防备，并预先在由沓中去洮阳的必经之处侯和设下埋伏，使姜维误入埋伏圈，损兵折将，败回沓中。

多年以来，姜维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：每次征战之后，无论是胜是败，他都要精心研读一番诸葛亮生前写下的兵书战策，然后再对照征战中的实际情况，分析自己在兵力部署、战术运用和临阵指挥上的得与失，总结出经验和教训。这次兵败侯和，退居沓中之后，他再次捧起诸葛亮写的兵书，每天都读到深夜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。

已经是三更天了，中军大帐的顶部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花的寒霜。夜风刮得更紧了，带着刺骨的寒气从大帐的帘缝里钻入帐内，扑向油灯，将那本来就不大的火苗吹得摇曳不定。但姜维仍然没有觉察到，依旧在专心致志地读着诸葛亮的兵书。

在大帐外放哨的两名亲兵姜复汉、姜兴汉，此时手脚都已冻麻木了，但为了不干扰姜维的读书，既不敢跺跺脚，搓搓手，也不敢走动走动，只得咬住牙硬挺着。

姜维与他的这两名亲兵，虽然名为主仆，可实际上却情同父子。二十多年前，在一次行军途中，姜维发现了这对被遗弃的孪生兄弟，就将他俩带回成都，交给自己的夫人抚养。当时，这对孪生兄弟只有一两岁，连自己的姓名都说不清，姜维便给他们取名为姜复汉、姜兴汉。十多年后，当姜维再次回成都时，

发现这对孪生兄弟比同年龄的孩子要高大健壮，而且特别喜欢舞刀弄枪，于是就将他俩带到了军营，亲自教他们习文练武。在姜维的亲自教导下，这对孪生兄弟都长成彪形大汉，不仅能粗通文墨，而且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。姜复汉和姜兴汉真不愧为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不仅长得一般高一样壮，而且相貌极其相似，在军营呆了十来年，只有姜维能分清谁是姜复汉，谁是姜兴汉，就连经常跟随在姜维身边的牙门将赵广、参军来忠和射声校尉尚书向充，也分辨不出来，只好糊里糊涂地叫他们为“姜汉”……

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姜维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忽然发现了路标，惊喜异常地一拍长案，感慨地说：“我真蠢！丞相之兵书上都已写到，我为何竟没有想到？真是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啊！”

帐内的拍案声惊动了帐外的姜复汉和姜兴汉。他们一人挺着长枪，一个端着大刀，仿佛两只扑食的金钱豹，应声跃进大帐，如临大敌地问：“大将军，出了啥子事？”

“没事。没事。”姜维稳定住自己的情绪，望着头盔和铠甲上都结满寒霜的姜复汉和姜兴汉，和蔼地说：“我没事。今夜天太冷，你们快去睡吧。”

“不！”姜复汉收回手中的长枪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您不睡，我们也绝不睡！”

“我年纪大，瞌睡少，躺下也睡不着。你们年轻，瞌睡要比我多。”姜维用慈父般的眼光打量着姜复汉和姜兴汉，小声说，“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快去睡吧，明早你们还要随我去操练兵马……”

“只要您睡，我们也睡。”姜兴汉用大刀把拄着地，认真地说，“上次回成都时，夫人私下吩咐过我们，叫我们啥子时候都不能离开您之左右！”

“夫人……”姜维一怔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微笑着说，“上次回成都时，夫人曾私下对我说，要把她身边两个使女翠环和

翠瑶许配给你们兄弟为妻。当时，我说你俩年纪尚小，过两年再说吧。现在，你俩已长大成人，该成家了。等到明年秋天，我带你俩回成都，给你们完婚，也了却夫人一件心事。”

“我们甘愿侍候大将军一辈子，不想娶妻成家，免得增加累赘！”姜复汉和姜兴汉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，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净说傻话！我已老矣，陪不了你们多少年了。”姜维略作停顿，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人之常情。此事就这么定，明年秋天……”

姜维正说着，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那马蹄声引起了姜复汉和姜兴汉的警觉，他们对视了一下，一个挺着长枪扑向帐外，一个端起大刀护卫着姜维。看那阵势，仿佛马上就要发生一场激战。

姜维不动声色地坐在长案前，侧耳细听，安慰着姜兴汉：“听那马蹄声，像是赵广将军之白龙驹。大概是赵将军巡夜查哨路过此处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姜兴汉惊奇地问。

“我这辈子，大部分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，对马蹄声特别熟悉。”姜维自信地说。

果不出姜维所料，不一会工夫，姜复汉带着一位中年将领走进中军大帐。他就是蜀汉名将赵云的次子牙门将赵广。他生得仪表堂堂，威风凛凛，虽然已年逾不惑，但仍是那么英俊潇洒，同当年大战长坂坡的赵云毫无差别。

三十多年前，赵云病逝之后，赵广遵照父亲的遗嘱，带着父亲留下的亮银枪和青釭宝剑，投身于诸葛亮的麾下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。诸葛亮去世之后，他又跟随姜维驰骋沙场，成了姜维的膀臂。前不久，姜维领兵奔袭洮阳，在侯和中了邓艾的埋伏，多亏他领兵断后，掩护大军安全撤回沓中。多年来出

生入死、患难与共的征战，使他和姜维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，成了莫逆之交。他佩服姜维，尊重姜维，理解姜维，甘愿充当姜维的马前卒。姜维信任他，爱护他，扶持他，情同手足。

赵广走进大帐，把亮银枪往门旁一插，关切地问：“大将军，您怎么还没睡？”

“你不是也没睡吗？”姜维微笑着反问。

“我睡不着啊！”赵广搬起一截圆木墩子，放在长案前，和姜维相对而坐。

姜复汉、姜兴汉见姜维和赵广有军机大事相商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知趣地退出帐外。

赵广沉思了片刻，郁悒地说：“大将军，我真弄不明白，我们为何会中了邓艾之埋伏？难道邓艾能掐会算，预先知道我们要经侯和去袭击洮阳，还是我们内部有奸细？”

“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考虑此事。”姜维内疚地说，“既不是邓艾能掐会算，也不是我们内部有奸细，而是我虑事不周，自己钻进邓艾设下之埋伏圈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赵广迷惑不解地问。

姜维沉吟有顷，坦诚地说：“邓艾是位足智多谋之沙场老将，同我交战多年，已比较熟悉我之用兵策略。他既然把大量粮草囤积在洮阳，能不防备我们去偷袭？而我们要从沓中去偷袭洮阳，侯和是必经之地，他能不在那里埋下伏兵，以防不测？如果将邓艾换成我，也肯定会这么做……”

“嗯，此话有理。”赵广顿开茅塞。

姜维悔恨地说：“诸葛丞相在世时，曾三番五次地告诫我：为将者，既要胆大包天，又要心细如丝。只胆大而不心细，就会因小失大，事倍功半；只心细而不胆大，就会贻误战机，难成大事。邓艾在侯和设下埋伏，是有备无患之举。而我却疏忽大意，没有料到这些，偏偏经侯和去偷袭洮阳，这不是自投罗

网之愚蠢行动吗？如若我们当初不选这条进军路线，而另辟新路，就绝不会有侯和之败。”

“另辟新路？”赵广一怔，若有所思地自语道，“从沓中去洮阳，侯和是必经之地啊！”

“不，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进军路线。”姜维指着长案上摊开的地图说，“假如我们采取诸葛丞相一出祁山时之办法，来个声东击西；由你率领部分军队佯进侯和，以迷惑牵制邓艾；而我率主力西进，绕道洮水上游，从背后偷袭洮阳。这样，邓艾就会腹背受敌、首尾难顾，洮阳也就唾手可得。然后，我们将洮阳囤积之粮草一半留作自用，一半分赠给西羌，请他们兵出西平，攻击邓艾之老营狄道。而我们从洮阳顺洮水而下，直捣狄道。邓艾既缺粮草，又遭到我们和西羌兵马之夹攻，必然溃败……”

“妙！此计大妙！”赵广猛地站起，似乎忘记了侯和之败，兴奋地说，“此乃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”

“可惜为时已晚，悔之莫及！”姜维长叹一声，惭愧地说，“一着不慎，满盘皆失。怪只怪我求胜心切，操之过急，结果是欲速则不达，将胜仗打成败仗。”

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胜败乃兵家之常事。”赵广宽慰着姜维，“就是诸葛丞相在世之时，也不是每战必胜。”

姜维低下头，沉痛地说：“此次侯和遭挫，完全是我用兵不当所致。我准备向陛下上一道谢罪表，自请贬职……”

“此事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”姜维的话还没说完，赵广就急切地说，“近年来宦官黄皓飞黄腾达，贪婪地揽权弄权，蒙蔽陛下，欺骗群臣，其不轨之心日益明显。他所畏惧者，惟有大将军一人而已。只要大将军执掌着国家之兵权，黄皓之野心就不能得逞。故而，他把你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断地向陛下进谗言，迫不及待地想剥夺你之兵权。你若是自请贬职，岂不

是正中黄皓下怀？”

“此事我岂能不知！可是……”姜维欲言又止，面有难色。

“我们虽然在侯和吃了败仗，但不过损失千余人，并未大伤元气，很快便可恢复过来。陛下远在千里之外，而且不出宫门，怎么会晓得侯和之事？”赵广继续劝阻着姜维。

“赵将军之意是……”

“大将军，侯和之事万万不可奏知陛下，以免授黄皓以柄！”

“这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！”姜维摇摇头，深沉地说，“诸葛丞相一出祁山时，旗开得胜，后因马谡失了街亭，造成全军败退，前功尽弃。为此，丞相虽然挥泪斩了马谡，以正军法，可他并没将失败之过推给马谡，而是上表陛下谢罪，自请贬职……”

“大将军，恕我直言。”赵广打断姜维的话，开诚布公地说，“诸葛丞相是先帝托孤重臣，陛下视之如父。他在陛下心中之地位和在朝廷中之威望，同您今天之处境大不一样，诸葛丞相上表谢罪，自请贬职，可传为千古佳话，为后世景仰。而您今日如仿效诸葛丞相自请贬职，就是自投黄皓等人设下之罗网，一失足而千古恨！”

“赵将军言之过重矣。”姜维苦笑着说，“六年前我们出兵攻打上邽，只因镇西将军胡济失约，没能按时领兵到达，致使我们在段谷惨遭失败，死伤甚重。事后，我也曾上表陛下，自请贬职为后将军。陛下虽然恩准我之请求，但仍让我代行大将军之职权，而且不久又复拜我为大将军……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也。”赵广沉思片刻，推心置腹地说，“那时之黄皓刚得到陛下之宠爱，羽翼尚未丰满，自知还难以同您抗衡，不敢在陛下面前妄进谗言。现在，黄皓内得陛下宠信，外有右将军阎宇相助，正欲剥夺您之兵权，由阎宇取而代之。大将军，难道您忘记了今年春天回成都时发生之事？”

赵广的坦诚之言，深深地打动了姜维，使他陷入沉痛的往事之中：

那时，姜维刚返回成都，听说宦官黄皓为人阴险狡诈，居心叵测，不仅引诱后主刘禅纵情玩乐，沉湎于酒色，常常数日不临朝听政，而且他还结党营私，屡进谗言，代批文武大臣奏章。为此，姜维曾求见后主刘禅，历数黄皓的种种劣迹，劝说后主刘禅杀掉黄皓。岂料，一向对姜维言听计从的后主刘禅，这次却一反常态，不悦地质问姜维：“黄皓不过是个供我驱使之宦官，能坏什么大事？你们这些文臣武将，怎么见不得我过得痛快些？”

姜维又遍陈前朝宦官专权、干预朝政所造成的种种恶果，苦口婆心地规劝后主刘禅接受前车之鉴，为国割爱，早杀黄皓，以消除隐患。

谁知，后主刘禅却面露愠怒之色，气乎乎地责怪着姜维：“你身为大将军，应该有些大将风度，怎么竟然连我之一个奴仆都容不得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姜维在后主刘禅那里碰了一鼻子灰，闷闷不乐地回到大将军府，正苦苦思索着如何才能使后主刘禅回心转意，没想到黄皓竟前来登门求见。他虽口称是奉陛下之命前来谢罪，但实则是在为自己辩解，言谈之中还流露出炫耀的神色和示威的口气。

黄皓的这一举动，引起了姜维的震动和疑惧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后主刘禅就将他们君臣之间密谈的内容，全部告诉了黄皓。看来，黄皓确已成了陛下的心腹之人。陛下对黄皓的宠信已超过对他这个大将军的信任……

为此，姜维数日寝食不安，后来只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上表后主刘禅，请求到沓中屯田练兵，远离开成都，以免遭到黄皓的陷害。

赵广见姜维低头苦思，沉默不语，就趁热打铁地说：“大将

军，您之赤胆忠心人所共知。可您是一国兵马统帅，国家安危系于您一身，您只有保国安民，进而完成复兴汉室之大业，才算是尽忠。您千万不可因小失大，使黄皓那伙奸佞之小人篡夺了兵权，将国家陷于危难之中……”

赵广的话像一记记重锤，叩击着姜维的心。他沉思良久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也只好将兵败侯和之事隐而不报……”

“大将军，只有这么做才是明智之举。”赵广长舒了口气，继续宽慰着姜维，“这不是我们有意欺君，而是为了国家安危，迫于无奈而为之。”

“话虽是这么说，可我心里总像压着块石头。”姜维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面向着成都的方向，异常沉重地说，“陛下，不是姜维不忠于君主，犯下这等欺君之罪。而是事出有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您就宽恕我这一次吧！待到时局安定下来之后，我一定负荆请罪，任凭您来惩处！”